222.004
01423
(W)(s)
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十七史商＝100巻目1巻』 請求記号 222.004-0142z(s)

ガラス使用

222.004
O 142z
(s)

三國志四

漢吳始終

漢高祖始爲漢王居南鄭至罷先主以漢中王終之吳孫堅始封烏程侯至孫皓亦以烏程侯入卽位終之

東吳王嗚盛逃

吳志有闕

陸士龍集第八卷與兄平原書云雲再拜誨欲定吳書陳壽吳書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

46.3.22
858114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十七史商＝100巻目1巻』　請求記号 222.004-0142z(s)
ガラス使用

又有嚴陸諸君傳今當寫送兄所謂陳壽吳書者似卽三國吳志非別有吳書所謂嚴陸諸君傳嚴當是嚴畯而陸似是陸遜抗等但機雲抗子稱謂不別異未詳至九錫文今載吳主孫權傳而分天下文吳志獨不載尤不可解又攷薛綜傳孫皓時華覈上疏曰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所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共撰然則士雲所稱吳書不冠以陳壽者當卽五人作裴松之注中亦引吳書

廋亭

吳志孫權傳建安二十三年權將如吳親射虎於廋亭庾子山馬射賦云飛鏃於吳亭之虎謂此事也元和郡縣志廋亭壘在丹陽縣東四十七里

魯肅凡品

趙咨謂孫權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案張昭毀肅謂其年少粗疏是不爲時論所歸故云凡品其實肅人才豈出周瑜之下

孫氏陰謀

孫權稱臣事魏已久及黃武元年春大破蜀劉備奔走勢愈強盛則魏欲與盟而不受九月魏兵來征又

卑辭上書求自改悔乞寄命交州乃隨又改年臨江拒守彼此互有殺傷不分勝負十二月又通聘於蜀乃既和於蜀又不絕魏且業已改元而仍稱吳王五年令曰北虜縮竄方外無事乃益務農亂稱帝之舉直隱忍以至魏明帝太和三年而後發反覆傾危惟利是視用柔勝剛陰謀狡猾陳壽評以句踐比權誠非虛語

不郊祀無宗廟

嘉禾元年注采江表傳孫權不郊祀事案宋書五行志云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業創七廟但有父堅廟遠在長沙而郊禮禮缺未年雖一南郊北郊遂無聞焉三江五湖衡霍會稽皆吳楚之望亦不見秩祀反禮羅陽妖神以求福助竊謂權本僭盜而郊祀宗廟在漢尚無定制於權乎何誅

小其

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案今水道自常州府城外經奔牛呂城以至鎮江府丹陽縣城外自此再西北行至府治丹徒縣城外入江此道大約當吳夫差尚未有直至孫權方鑿之吳人爭霸

上國開邗溝通江淮而戰艦仍不能達尚由海入淮若從常鎮間北至江岸則尚有陸無水直至三國方有雲陽卽今丹陽縣也太平御覽引吳志岑昏鑿丹徒至雲陽杜野小辛間皆巖辛杜野屬丹徒小辛屬曲阿曲阿亦卽今丹陽縣至今此道舟行望兩岸高如山正所云巖絕陵襲施力艱辛杜野陵襲者小其當作小辛傳寫誤也蕭子顯南齊書州郡志云南徐州鎮京口吳置幽州牧屯兵在焉丹徒水道入通吳會孫權初鎮之觀此則知自今吳縣舟行過無錫武進丹陽至丹徒水道自孫氏始說見尚書後案禹貢揚州

察戰

三嗣主孫休傳永安五年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貘注察戰吳官名今揚都有察戰巷案沈約宋書作察戰或遂疑爲人姓名但孫奮傳注引江表傳孫皓亶察戰齎毒藥賜奮死未必察戰一人至皓時又受之使宋書特傳寫誤耳晉書五行志云吳孫休永安五年石頭小城火時變人張布專擅兼遣察戰等爲內史驚擾州郡是也

封禪國山

孫皓傳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開得石函中有小

石青白色刻皇帝字于是改年大赦又云秋八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案吳禪國山碑見宋趙明誠金石錄而其文久漫滅近日博學如東吳顧氏秀水朱氏皆未之見惟邑友山陽吳玉搢山夫金石存著于錄云此碑篆書碑甚巨今存者止二十行行九字而字皆不可辨識審視諦觀稍可見亦不能成句趙明誠跋約舉其文僅百許字而趙彥衛雲麓漫抄第一卷載之頗詳約八九百字前歷言諸祥瑞後云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舍日惟重光大淵獻受上天玉璽文曰吳眞皇帝乃以柔兆涒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實彰明命於是丞相執金吾修城門校尉武太尉璆大司徒燮大司空朝執金吾修城門校尉猷屯騎校尉悌尚書令忠尚書昏直晃昌國史瑩等僉以爲衆瑞畢至宜行禪禮遂于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云云攷旃蒙協洽爲乙未陬訾之舍亥月也據碑則得石文本是天册元年十月事是年歲在乙未故于其明年改元天璽柔兆涒灘是丙申月正革元是正月也其年八月行禪禮故於明年改元天紀也

大司空朝卽兼司徒董朝而碑無周處晉書五十八卷處傳言處仕吳爲東觀左丞孫皓末爲無難督則是武臣而此乃云兼太常蓋其所兼之虛銜耳

子喬

孫翊傳子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旣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此段文義殊不可曉攷亮兄瑾仕吳其第二子曰喬字伯松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赴蜀爲亮子然則據文似子喬卽謂養子喬陳壽旣敘完悼松如此又解之云亮之所以知松者由其養子喬咨述之故也詳玩之其實不然子喬當卽松之字非指伯松咨述觀良器之文自明由亮以下九字疑後人妄附益非陳壽元文

周瑜子允廢死

周瑜大功盡在赤壁一戰而瑜死後子允以罪徙廬陵諸葛瑾步騭連名訟瑜其稱功但有摧曹操烏林一句殊不敢顯然詳敘瑜之定計破曹蓋以權晚年任數多猜忌果殺戮故歸美於上而隱瑜之功及權

荅書則數允之罪但有酗淫自恣別無他惡也意者允必有頌言父當年之功洩漏上聞者故權恨之如此若但以酗淫自可戒飭何至廢絕以死且功臣之子而以酗淫聞此豈權之所惡乎

策權起事在吳

魯肅傳云孫策薨權住吳案項梁與羽策與權起事之處皆在吳郎今蘇州府治吳長洲元和三縣地葢自闔廬夫差以來吳兵甚強漢魏時尚有遺風非如今日吳人之柔脆不足爲用武地也項事已見前知策權起吳者周瑜傳云策謂瑜曰吾以衆取吳會卿鎮丹楊建安三年瑜還吳策親自迎瑜瑜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是策之始立在吳也又云建安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是權之始立在吳也策傳謂策引兵渡浙江據會稽自領會稽太守以朱治爲吳郡太守治山陰吳郡太守治吳策雖領會稽而志量實在江淮上游在吳猶近之若居山陰太遠不及事矣故下文即云曹公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幷江東也權傳云策薨以事授權曹公表權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此權在吳起事之明文自此以下屯吳凡

十二年赤壁破曹之後方徙治秣陵改爲建業（張紘傳云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令還吳迎家居建業者又十年取關公得荆州之後又徙武昌兩徙皆爲據荆不但爲拒曹黃龍元年仍還建業自此至薨皆在建業

唐許嵩建康實錄敘孫權於建安五年策薨以後事付權之下歷敘權事至十三年將與劉備合謀拒操而尚未破操赤壁之前書曰權始自吳遷於京口而鎮之自注云案地志吳大帝自吳遷朱方築京城南面西面各開一門卽今潤州城也因京峴立名號爲京鎮在建業之北因爲京口故嵩所引地志是唐以前古書可信者時根本仍在吳而遷京口欲漸爲居秣陵地也其下敘破曹事其下又書十四年權居京口云云至十六年乃書權始自京口徙治秣陵十七年城楚金陵邑地號石頭改秣陵爲建業敘次甚分明勝於陳壽

瑜肅異而同

英雄舉事貴爭先著一落人後便非俊物表紹欲迎獻帝不果遂爲曹操所先及與紹相拒官渡劉表坐守荆州不能出一步以襲許救表而孫策陰欲襲許迎帝未發爲人所殺若其事成操敗矣非爭先著者

乎周瑜方結劉拒曹曹甫敗旋欲制劉以取荆而并圖蜀著著爭先眞俊物也魯肅與孫權合榻對飲爲畫大計與瑜同耳至破曹之後仍勸權以荆州借劉此則與瑜異者然肅之計爲孫不爲劉權雖謂此計爲一短但荆州新附其勢吳難獨占兩雄相爭徒爲敵利然則肅計亦未爲短故瑜病困薦肅自代二人之計異而同者也至肅傳載肅與關公單刀俱會之言注又引吳書云云兩人各爲其主亦復旗鼓相當

三史

呂蒙傳注引江表傳曰權謂蒙曰讀書但當涉獵孤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大有益三史似指戰國策史記漢書孫峻傳注引吳書曰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三史元本作三略愚謂彼時不但未有范蔚宗書并謝承（見妃嬪傳）華嶠（見晉書列傳第十四華表傳）司馬彪（見晉書列傳第五十二本傳）之書皆未有則三史自不得指爲史記前後漢即晉書傅元傳云元撰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元卒于晉武帝時所稱三史亦未必有後漢直至唐宋以來學者恒言乃皆曰五經三史則專指馬班范矣愚竊以爲宜更益以陳壽稱四史以配五經良可無愧其餘各史皆出

其下

孫策襲袁術

蔣欽傳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云云案策本袁部曲雖後絕之安得有襲袁事誤不待言校者改爲李術亦恐非是攷孫策之表用李術爲廬江太守乃在東渡以後且志中亦並無襲李術事則改袁字爲李字者非矣竊疑襲字當爲依字或就字之訛觀隨從給事之言殆如朱治傳中言治扶翼策依就袁術耳

治賊黝賊

治城當作治賊東治之賊也黝賊亦作黝黝縣之賊也

黎斐

丁奉傳太平二年魏大閱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據此文則魏大閱之似所圍者卽奉也下文何云復使奉解圍乎元修宋板魏大下有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魏人凡十二字然後接圍之云云此脫去故不可解文選陸機辨亡論李善注引吳志正與宋板同而善所引於奉爲先登之下卽云黎斐力

戰有功云云此作史者因黎斐無傳故於丁奉傳中帶敘黎斐事耳俗刻誤衍屯於二字又誤斐爲漿遂以黎漿爲地名而力戰有功拜左將軍似皆爲奉事矣豈知上文奉先爲偏將軍冠軍將軍滅寇將軍封都亭侯又爲虎威將軍進封安豐侯何待此時方拜左將軍乎下文敘建衡元年戰事畢卽云三年卒其下乃又說奉有功驕矜云云俗刻脫卒字又不可讀古書傳鈔鏤刻脫誤旣多又每爲無學識者改壞一開卷輒嘆千古少能讀書人

吳會

朱桓傳桓爲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此謂吳與會稽也孫河傳注孫河從策平定吳會亦謂二郡今人竟以爲吳中之稱會字如字讀不讀若膾援唐王勃滕王閣序指吳會於雲間爲證皆非也

張溫黨暨豔

張溫傳溫聘蜀還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未究權旣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之有司下令云云將軍駱統表理溫云云案權之下令歷數溫罪但言其交結

暨豔在豫章聞曹丕來不出兵責恩署置等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者絕不言其稱美蜀政其中惟責其將殷禮到蜀扇揚異國爲之譚論亦是借題影射駱統申理亦只就權所責者辨之而已共約千餘言不及其美蜀政也作史者探權隱情表而出之最妙但其上文但言使蜀而還所謂稱美蜀政者絕不敘及則突然而出又嫌著語無根意其語已失傳故耳殷禮吳之名賢而終不大用亦爲温累耳暨字在質韻者集韻云居乙切姓也吳有尚書暨豔陶宗儀云音結但暨豔事並見温及陸遜兩傳中裴松之兩處皆無音則宋元人所音不知何據

陸遜用火攻

陸遜傳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伐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遜乃令人各持一把茅以火攻之通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其四十餘營備大敗走愚謂遜仍用周瑜火攻之策此地多山林險阻何其傍巖依樹結營既密然後用之連營愈多燒毀愈易遜久有成算而其上書於權及所以告諸將者略不宣洩機事密故能成功也但此法只可用之赤壁巫峽耳平原非所宜至後世銃礮起而火器又爲之一變且并用

之以破城矣

劉庶

南陽謝景善劉庶先刑後禮之論遜尚之案魏志劉廣南陽安衆人與丁儀共論刑禮傳於世景之州里前輩也

斯姓

賀齊傳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奸　斯御覽作期但廣韻斯字注中正引此文

杙塹

賀齊傳緊賊陳僕等屯林歷山山四面壁立數十丈

齊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爲緣道夜合潛上案二戈字新安志皆作弋據水經注上戈字當作杙下戈則不誤杙所以緣而上也妄人見下有戈妄改之斬字新安志作塹是當從之塹下山字衍文緣道之下御覽有道成二字

山越

諸葛恪傳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出之可得甲士四萬衆議以丹楊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皆伏兵野逸征伐爲難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

恪移書四郡屬城長吏令各保界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不與交鋒候其穀熟縱兵芟刈山民饑窮漸出降首人數皆如本規權遣薛綜勞軍曰山越恃阻不賓皇帝命將西征元惡既梟種黨歸義故遣迎致徧賜粲山越者自周秦以來南蠻總稱百越伏處深山故名山越山越二字自恪傳外又見吳主孫權傳建安五年嘉禾三年又見太史慈孫賁吳主權徐夫人周瑜黃蓋韓當朱治張溫賀齊等傳中或言鎮撫或言討平或言山越懷附畏服云云攷吳所有者揚荆交廣四州交廣山越必多然距京都甚遠彼既不來我亦不往任其獸伏鳥竄而已荆州南境零陵桂陽等郡亦稍遠惟揚是所都揚所轄各郡中丹楊一郡正是秣陵所都之地稅歛調發舉足輒及而山越爲梗故吳世恒以此爲事秣陵今江蘇江寧府而漢丹楊郡之境兼今安徽之寧國池州太平徽州等府廣德一州又得浙江湖州杭州二府之西北境郡之東南境皆與吳會稽二郡爲界吳人於建安十三年分丹楊之黟歙爲新都郡又於十五年分豫章郡爲鄱陽郡故諸葛恪傳言丹楊與吳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也然山越頑抗大約尤在與新都鄱陽鄰接處今

徽寧二府與江西饒州界萬山環繞正山民負固不
服地故孫策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太
史慈住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始
見囚執見慈傳程普爲吳郡都尉治錢塘徙丹楊都
尉居石城（石城今池州府貴池縣漢丹楊都尉治歙縣盖吳人徙此）復討宣城涇
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破之見本傳又歙賊屯安勤山
及烏聊山黟賊屯林歷山賀齊破之建安鄱陽新都
三郡山民作亂鍾離牧爲監軍使者討平之亦各見
本傳可見山越莫盛於此處予曾兩至旌德縣癸巳
由浙江湖州府長興縣之四安鎮登陸行過安徽廣
德州渡河瀝溪過寧國府寧國縣行亂山中過石鼻
山以至旌德皆自東而西此路苑僻行人甚少疊嶂
盤回險仄殊甚中有前明萬歷間開路碑蓋自古爲
行旅所苦直至明方開乙未則從荆溪過東壩渡固
城湖至宣城自北而南過涇縣琴溪以往此路差大
然亦險甚自此而南至新安山愈深矣宜三國時爲
賊所據也此在吳爲心腹之疾故張溫傳權謂溫曰
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搆蜀而陳壽於賀全等傳評云
山越好爲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
魏氏盖山越之爲害如此

後漢度尚傳抗徐字伯徐丹陽人守宣城長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此可見宣歙間在後漢爲蠻夷與外間隔絕不通至三國而頑梗如故此吳人所以重勞經營陳書三卷世祖本紀授會稽太守山越深險皆不賓附新唐書百八十二卷裴休傳貞元時浙東劇賊栗鍠誘山越爲亂然則山越歷六朝至唐爲害未息

三國疆域

三國但有紀傳無志餘姑勿論惟是地理建置不可無考毗陵洪亮吉作三國疆域考子未見姑就通典所列參以本志幷萬氏補表攷之如左

魏志夏侯元傳云司馬宣王報元書曰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劉馥等傳評云自漢季以來刺史總部（從宋本改俗作統非）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案秦雖無刺史亦有監御史卽刺史之意至漢刺史雖居無常治然亦未嘗無說見朱博傳詳前第十六卷其云後轉更爲官司正指漢末方鎮而言與劉馥等傳評合

東漢十三州司隸豫州冀州兗州徐州青州荆州揚州益州涼州幷州幽州交州也杜佑通典一百七十一卷州郡門云魏據中原有州十二司隸荆河兗青徐涼秦冀幽幷揚雍小字夾注云分涼川置秦州理上邽今天水郡揚治壽春今郡徐治彭城今郡荆治襄陽今郡兗治武威今郡並因前代荆河者禹貢荆河惟豫州本是豫州而改稱者杜佑避唐代宗諱也兗治之下脫文甚多未得他本參對未敢輒添其下文云蜀全制巴蜀置益梁二州益治成都今郡梁治漢中今郡吳北據江南盡海置交廣荆郢揚五州交治龍編今安南府廣孫權置治番禺今南海郡荆治南郡今江陵郡郢治江夏即今郡揚治建鄴今丹楊郡江寧縣

東漢司隸所轄既有宏農京兆馮翊扶風故不別置雍州魏人蓋仍其舊而郡又別置雍州其置當在建安中操統事後觀魏張既傳太祖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涼州則可見矣杜恕傳太和中恕以爲古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爲名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乃上疏曰今魏有十州荆揚青徐幽幷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所恃內充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十七史商＝100巻目1巻』　請求記号 222.004-0142z(s)
ガラス使用

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荆揚非魏地但帶言之而其有司又有雍則顯然但雍州始置既不載於續漢郡國志而魏志本紀又遺之且漢人但名司隸魏人則又往往稱司六朝司州之名起於此觀杜恕上疏云兗豫司冀又云天下猶人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無患今兗豫司冀天下之腹心云云是也又攷荀彧傳建安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彧以爲不可遂止其後建安十八年遂詔并十四州復爲九州見太祖紀梁習傳并土新附習領并州刺史建安十八年州并

屬冀州文帝踐阼始復置并州彼時又嘗并涼于雍卽上所引張既傳是也餘所并三州則無考建置沿革事之大者本紀宜詳書之今各紀於省并分置之郡甚多而省并分置之州僅一見亦不詳恐多漏卽如通典置秦州事本紀無之則可見齊王芳嘉平五年云自帝卽位至于是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還復不可勝紀則其不載者多矣

通典雖言魏有十二州而荆揚正吳地魏不得有之特緣邊有鎮戍聊立此名耳杜恕於太和中言有十州蔣濟於景初中言有十二州二者不同大約一數

荆揚一不數荆揚耳除此二州餘有十州又除自置
泰州不數外大約魏得漢之司隸豫州冀州兗州青
州幷州六全州此外三州徐州但得其西境涼州但
得其東西及北境幽州但得其西南境不全得也蜀
得益州一全州及涼州之南境又自置梁州吳得荆
州揚州交州三全州及徐州之東境又自置廣州其
杜佑所云郢州未詳說見下文若幽州之東北境則
公孫氏據之直至景初二年始爲司馬懿所滅
蜀後主傳於降晉後注引王隱蜀記但有戶口數無
郡國縣道數吳三嗣主傳於孫皓降晉後注引晉陽

秋則曰王濬收其圖籍領郡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
十三案領州四者漢舊有之荆揚交三州及吳自置
之廣州是也據此則吳無郢州且文紀黃初三年以
荆州江北諸郡爲郢州旋復故然則此州乃魏所立
且旋廢矣不知杜佑何以云云俟再考晉陽秋郡四
十三太平御覽引作三十三考晉書武帝紀作四十
三御覽誤也至三國所得漢郡與其所增置幷省之
郡備詳晉書地理志而晉書於此等處每多游詞未
知確否是以皆未可據
沈約宋書州郡志敘首言三國鼎跱吳得漢之揚荆

交三州蜀得益州魏氏猶得九焉謂冀幽幷兗青徐豫涼及司隸也此特言其大略不如予今所考爲得說詳後南史篇中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三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一

晉書唐人改修諸家盡廢

晉書作者最多王隱則有晉史建興中過江祖納薦爲史官元帝以草昧務殷未遑史官太興初乃召爲著作郎令撰晉史預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以誘免黜歸家後依征西將軍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成年七十餘卒虞預則有晉書凡四十餘卷預亦在東晉初至蘇峻平後卒孫盛則有晉陽秋嘗從桓溫平蜀又從太守以贓爲溫檻車徵之舍而不罪遷秘書監給事中卒晉陽秋成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于世老還家諸子號泣請改盛怒不許盛曰兩定本寄慕

容僞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于遼東得之以相攻枝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干寶則有晉紀**凡十卷自宣帝訖愍帝五**謝沈則有元明紀**凡十篇**有晉書**凡三十餘卷康帝時爲太學博士嘗**習鑿齒則有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凡五十四卷爲庾冰亦稱之其意以晉繼漢不繼魏故爲此書**徐廣則有晉紀**義熙初爲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尚書奏聖代有造中興記者道風帝典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元風聖迹倏爲疇古宜勅著作郎徐廣撰集義熙十二年勒成晉紀四十六卷表上之年過八十宋元嘉二年卒三朝者簡文帝孝武帝安帝也郗紹則**有晉中興書**高平人數以書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于後宜以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于是遂行何書**自徐廣以上八家並見**

今晉書八十二卷而廣又與郗紹俱見南史三十三卷其後齊臧榮緒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凡百一十卷見南齊書高逸傳又見南史隱逸傳榮緒東莞莒人純篤好學隱居京口教授司徒褚淵少時嘗命駕尋之建元中啟太祖曰榮緒朱方隱者蓬廬守志漏濕是安灌蔬終老撰晉史十袠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編一代臣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其取書始方送出庶得備錄渠閤采異甄善上答曰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甚佳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梁沈約亦作晉書百一十卷見梁書約本傳**

夫王隱等以晉人記晉事載錄未全固必須改作即沈約在臧榮緒之後卷數又同諒不過潤色臧書亦猶未足深惜若榮緒既勒成司馬氏一代事迹各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十七史商＝100巻目1巻』　請求記号 222.004-0142z(s)
ガラス使用

體具備卷帙繁富諒有可觀即以垂世有何不可觀榮緒卷數比徐廣以上八家或倍之或參倍之則知其爲東西晉之全史乃唐貞觀中房元齡奏令狐德棻重修晉書德棻爲先進其類例既多所諏定而河東人敬播又同定之其餘則預棄者凡十有八人共撰此書見新唐書一百二卷及一百九十八卷于是遂號其書爲太宗御撰而榮緒之書竟廢吾爲榮緒憤之

王隱虞預謝沈似只有西晉無東晉干寶習鑿齒更不待言其孫盛雖記東晉事然就其本傳考之則盛之卒似桓溫尚在溫亦於孝武帝寧康元年則孫盛之書大約不過至海西公或簡文而止矣其後所缺者尚多鄧粲只有元帝明帝兩朝徐廣只有簡文帝孝武帝安帝三朝尤不得爲晉史全書然則欲求晉史全書自當以榮緒爲正惜其爲唐人所壓遂致失傳也

舊唐書令狐德棻傳貞觀十八年詔改撰晉書房元齡奏德棻令預修撰當時同修一十八人竝推德棻爲首攷元齡傳云奏取八人則一十二字衍新唐書蓋仍誤本舊唐書而未及正也

舊唐李淳風傳貞觀十五年除太常博士尋轉太史

丞頊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歷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

何超晉書音義

胡三省通鑑注自序云晉書之楊正衡注吾無取焉宋史藝文志則云楊齊宣晉書音義三卷明南京國子監刻二十一史晉書有何超字令升所撰音義三卷天寶六載其內兄楊齊宣字正衡爲之序胡及宋史誤以爲楊撰耳古以舅之子爲內兄弟姑之子爲外兄弟故楊述令升爲我仲舅之子而稱爲內弟此書胡雖不取然是唐初人撰所引呂忱字林頗多又引文字集略又引周遷輿服姓事又引柳顧言說又引珠叢又引風土記此等書今皆亾矣又引風俗通比俗刻多僻姓賁甫吞景子所藏元大德刻風俗通比俗刻多兩倍亦無此一條何在唐初尚見足本然則此書非全無足取者汲古閣板無何氏音義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三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四

晉書二

東吳王鳴盛述

南郡太守楊俊

晉書宣帝紀帝河內溫人少有奇節南郡太守同郡楊俊名知人見帝未弱冠以爲非常之器案楊俊河內獲嘉人爲南陽太守三國魏志有傳此云南郡誤也

大謀奇策

漢建安六年郡舉宣帝上計掾魏武帝爲司空辟之

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及魏武爲丞相又辟文學掾勅曰若盤桓便收之懼而就職魏國既建每與大謀輒有奇策愚謂辭不就徵者世亂慮禍耳知漢方微不欲屈節飾詞也大謀奇策纂漢陰謀也一人之身少壯則爲魏書纂漢策及老則又自爲子孫定纂魏策與亾若置棊亦可嘆矣

諫不徙都

關羽圍曹仁于樊于禁等七軍皆沒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爲近賊欲徙河北宣帝諫不當遷云云案魏志蔣濟傳關羽圍樊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

濟與宣王說太祖其詞正與此同此不及濟者欲專美於司馬懿也

武昌

黃初五年天子南巡帝留鎮武昌武當作許

水軍破吳

宣帝對魏文帝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若以陸軍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虛擊之破之必矣案厥後平吳卒賴水師並進懿之遠識何減荀彧賈詡一流

曲筆未刪

太和四年宣帝西屯長安討諸葛亮亮將戈上邦麥
帝卷甲赴之亮望塵而遁進次漢陽與亮遇兵才接
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帝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
破之俘斬萬計案據魏志明帝紀太和四年詔大司
馬曹眞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九月大雨伊洛河漢
水溢詔眞等班師蜀志後主紀建興八年秋魏使司
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眞由斜谷欲攻漢中丞
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眞等皆還如是而
已安得有遁逃破敗之事彼時亮正大舉北伐雖馬
謖小挫於街亭而斬王雙走郭淮遂平武都陰平二

郡安得被魏俘斬萬計邪懿從不敢與亮交鋒屢次
相持總以案兵不動爲長策遺之巾幗猶不知恥假
託辛毗杖節止戰制中論之甚明此紀特晉人夸詞
在當日爲國史固應爾爾今晉書成於唐人而猶仍
其曲筆不加刪改何也屯鹵城鹵字乃西字之訛

公孫文懿

青龍四年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案公孫淵稱字避
唐諱

曹馬構釁

正始五年尚書鄧颺李勝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勸

使伐蜀宣帝止之不可云云六年曹爽毀中壘中堅營以兵屬其弟中領軍羲帝以先帝舊制禁之不可七年吳寇相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汚帝以汚南近賊若百姓奔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曹爽不從帝與辨難往復云云愚謂曹馬構釁不在爭伐蜀及還汚南民也懿久有篡心曹爽無能適爲之先驅耳又八年曹爽用何晏等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云云愚謂曹馬隙成已久豈至是始見乎史家隨筆紀載未得其實也又九年爽晏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黃門張當密謀圖危社稷云云愚謂此馬圖曹非曹圖馬卽或有謀亦但欲危懿耳非欲危社稷也此在臧榮緒晉書成於易代之後已不當留此曲筆況唐人乎

殺曹爽

嘉平元年正月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帝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云案待其出國門而後發乃得機會不煩血刃矣上文先大書天變見篡弒之本已見於此垂象甚明也

司馬懿誄文宣

嘉平三年秋八月崩於京師年七十三九月葬於河

陰諡曰文貞後改諡文宣案文帝紀作宣文侯禮志同

安風

景帝師紀正元二年毋丘儉文欽作亂帝征之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案安風即下文所謂安風津也

諸葛誕作亂

文帝昭紀甘露二年鎮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作亂遣子靚爲質於吳以請救帝表請魏高貴鄉公親征曰今諸軍可五十萬以衆擊寡茂不尅矣愚按誕

乃宿將非王淩毋丘儉文欽之比故昭不肯從衆議輕遽用師必挾天子與重兵厚集其勢以遏其鋒然是時吳國內亂孫綝輔政多行無禮將士不附誕無外援故卒至滅亡耳若吳無內釁則淮南三叛成敗未可知也

鄧艾異議

景元四年司馬昭倡議伐蜀謀於衆云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以襲漢中彼劒閣不下守險云云下當作暇又鄧艾以爲未有釁屢陳異議昭患之鄧艾不終之隙已兆於此

全載九錫勸進

景元四年天子以伐蜀獻捷交至乃申前命云云此既全載命司馬昭爲晉公九錫文矣其下文又載昭辭讓司空鄭沖率羣官勸進牋全文陳壽魏志雖載曹公九錫冊書尚不及辭讓勸進則猶有裁量此何其不憚煩乎猥冗甚矣

防鍾鄧

咸熙元年春正月乙丑昭奉天子西征次於長安案此時鍾會鄧艾已破蜀會欲反而先譖艾反卽會之反謀邵悌先言之昭亦已先覺之次於長安者防鍾

鄧也

世祖

晉武帝受禪號師世宗昭太祖紀末贊云世宗繼文云云又世祖無外云云世祖當作太祖

昭搆炎攸嫌隙

武帝紀帝諱炎文帝長子也魏累遷中撫軍晉國建爲世子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無後以帝弟攸爲嗣特加愛異自謂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議立世子屬意於攸何曾等固爭中撫軍有超世之才由是遂定愚謂

昭本以愛攸之故欲廢長立少耳豈爲攸嗣師後奉其兄烝嘗計邪攸傳云每見攸必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坐也乃云此景王之天下將欲誰欺不思炎攸皆其子乎卒令兄弟遂成嫌隙昭實搆之

二十七王

泰始元年封皇叔祖父孚爲安平王云云案此同時受封者凡有二十七王可謂盛矣曹氏抑損宗室夷於平民山陵未乾祚移他姓故司馬氏廣封諸王以力矯其弊但此諸王非有功勳皆由恩澤初無德器漫據富貴何足以羣維城之固哉未幾而有八王之禍貽謀之不臧也

雞鳴歌

泰始二年正月庚寅罷雞鳴歌案歌元板作鼓

罷山陽禁制

泰始二年罷山陽公國督軍除其禁制案罷軍除禁者蓋爲時已隔二代且欲移其禁山陽者以禁陳留也抑觀此則知山陽陳留雖幸終天年不至若零陵王以下之例皆弒奴然其制防監禁實與幽囚無異

王祥薨年

泰始四年夏四月戊戌太保睢陵公王祥薨案祥本

傳薨於泰始五年此紀乃在四年四月互異

陽平

泰始五年春二月以雍州隴右五郡及涼州之金城梁州之陽平置秦州案陽平地理志作陰平宜從之

大雩

泰始七年閏五月大雩太官減膳云云案雩元板作雪以五行志校之雩是也

丁丑

冬十月丁丑日有食之天文志作丁丑朔此脫一字

大舉伐吳

咸寧五年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西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東西凡二十餘萬愚謂因巴蜀之卒順流而下則西塞不守勢如破竹此平吳所以必在平蜀後也平西將軍胡奮下文太康元年二月甲戌即云平南將軍胡奮克江安侯考又壬申王濬以舟師至建業之石頭孫皓降於軍門云云觀此則平吳之功以濬爲首但吳甫平其明年太康二年三月即遷孫皓妓妾

五千人入宮則武帝之志荒矣山巨源所以欲釋吳
爲外懼也七年十二月出後宮才人妓女以下二百
七十人歸於家選入者如此之多出者如此之少篇
末論斷謂其恭儉寡慾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崇聖殿

太康十年四月癸未崇聖殿災注云聖一本作賢案
五行志正作賢

惠帝改元

改元必於明年若崩年改元則必有大變改不可以
常理論者晉惠帝以太子嗣統人道之常乃卽於其
年改元永熙明年又改永平及三月辛卯殺楊駿壬
辰賈后廢皇太后爲庶人又殺太后之母其明年之
二月己酉賈后遂弒皇太后三綱絕矣故永平元年
之三月又改元元康史家紀事茫昧而不知適從故
於正月書永平而三月又書改元竊謂年號以後改
爲定則正月卽宜定書元康卽慮没永平之號亦宜
於三月壬辰大赦改元下明著元康二字乃又不著
殊不明析

宋書五行志云劉備卒劉禪卽位未葬未踰月而改
元爲建興習鑿齒曰禮國君卽位踰年而後改元者

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矣吳孫亮晉惠帝宋元凶亦然

己卯日食

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大赦改元己卯日有食之案己卯乃月之十七日無日食之理疑誤也天文志亦同

彤倫矯詔

梁王彤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爲庶人愚謂此紀屢書賈后矯詔矣彤倫亦書矯詔者旣以志惠帝之暗且見出爾反爾

耿勝

洛陽流人李庠害成都內史耿勝案洛當作略耿勝載記作耿滕

張微

太安元年李特害廣漢太守張微案載記作張徵

段勿塵

太安二年封鮮卑段勿塵爲遼西公案段匹磾本傳及王浚傳皆作務勿塵本紀誤

成夔

永興元年成都王穎遣從事中郎成夔等以兵五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十七史商＝100巻目1巻』　請求記号 222.004-0142z(s)　ガラス使用

屯十二城門案成夔元板作盛夔

韓雅

永興二年隴西太守韓雅攻秦州刺史張輔殺之案隴西太守韓雅張軌傳作東羌校尉韓稚

分荆州江州八郡爲湘州

懷帝紀永嘉元年八月分荆州江州八郡爲湘州案地理志懷帝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及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乃九郡非八郡也其長沙等六郡舊俱屬荆州惠帝元康元年分桂陽屬江州今紀云分荆州江州八郡爲湘州不及廣州

偶遺之耳

裴頠

永嘉四年十一月鎮東將軍周馥表迎大駕遷都壽陽東海王越使裴頠討馥爲馥所敗案此又一裴頠與裴秀之子同姓名者

劉蜀蘇馬

愍帝紀建興元年五月詔琅邪王睿曰遣毗中都督劉蜀蘇馬等具宣朕意蘇元板作司

晉紀總論

懷愍紀末引干寶晉紀總論此文載文選內夷曹爽

外襲王凌凌彼作陵非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彼作虛薄名儉李善注引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爲羣俗則似得兩通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之下文選有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摽上議以虛談之名蕭杌善云未詳而五臣良曰言時名目三公皆蕭然自放杌爾無爲作晉書者因其艱晦刪此二句共嗤黜以爲灰塵黜彼作黜司馬遷答任少卿書云適足見笑而自黜善云黜辱也則似得兩通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謂劉實子眞爲少府著崇讓論劉頌子雅爲吏部尚書作九班之制傳咸長虞爲司隸校尉先後彈奏百寮也三句層叠而下極論時弊甚暢晉書刪長虞一句殊無謂又論至惠帝有賈后肆虐於六宮云云此扼要之語晉書刪之亦非惟懷帝初載嘉禾生於南昌云云一段冗長晉書刪去是愚謂此文摹過秦論處雖有規仿之痕借周形晉文勢亦似迂緩然其以老莊虛空爲致亂之由歸罪阮籍賈充輩又以婦女淫妬爲風俗所由壞實能深探禍本寶晉臣自不便顯黜晉德然言外已見懿師昭炎作法於涼矣晉書當直用此篇作論其前不

必贅加一冒子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四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五

晉書三

東吳王鳴盛述

幽州刺史段匹磾

元帝紀建武元年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劉琨幽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段匹磾上書勸進幽州文選作冀州非也匹磾本傳先言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依之又言自務勿塵以後值晉喪亂自稱位號據有遼西之地西盡幽州東界遼水則此自是幽州非冀州

元無遠圖明年短促

太興元年三月景辰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壬申詔曰云云愚謂既卽尊位卽當下哀痛之詔命將出師掃平凶豎乃不聞出此而屢次下詔皆諄諄察吏勸農若承平時之爲者知元帝無遠圖矣子明帝有氣魄差强人意乃在位止三年年止二十七短促如此諸臣中亦惟温嶠有英略而嶠又不永年有以知晉祚之不長此史書干支以景爲丙避唐諱

琅邪太守孫默

永昌元年八月琅邪太守孫默叛降于石勒案太守

石勒載記作內史

牛繼馬

元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其一口以貯酒焉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案此等曖昧之言書之史冊殆存疑耳且旣云小吏牛氏則非將牛金矣而魏書列傳云僭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大將軍琅邪武王伷伷生冗從僕射琅邪恭王覲覲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遂生叡因冒姓司馬仍爲覲子敵國傳聞互

異如此

三月改元

明帝紀元帝以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巳丑崩明帝卽以庚寅卽位至明年太寧元年巳踰年矣乃不於正月改元而遲至三月戊寅朔方改元偏安草創王敦方謀逆危疑之中不可以常理論

引左傳誤脫

太寧三年八月帝不豫遺詔曰周公匡輔成王霍氏擁育孝昭非宗臣之道乎凡此公卿時之望也敬聽朕命同心斷金以謀王室諸方嶽征鎮刺史將守皆

朕扞城推轂于外雖有內外其致一也故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譬若脣齒表裏相資宜戮力一心若合符契愚謂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此僖二十八年左傳甯武子盟衛人之詞此似全用之傳寫誤脫上二句

攻壽陽

成帝紀咸和元年十一月石勒將石聰攻壽陽不剋案壽陽當從載記作壽春

三吳

三吳屢見晉書唐亦有之然史文回互頗難詳究惟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第二十五卷江南道浙西觀察使所管蘇州吳郡周爲吳國秦置會稽郡于吳項羽初起殺太守殷通卽此後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浙江以東爲會稽西爲吳郡孫氏創業亦肇跡于此歷晉至陳不改與吳興丹陽號爲三吳隋開皇九年改爲蘇州杜佑通典第一百八十二卷州郡門蘇州吳郡理吳長洲二縣春秋吳國都也秦置會稽郡漢順帝分置吳郡晉宋亦爲吳郡與吳興丹陽爲三吳齊因之陳置吳州隋改蘇州愚謂六朝時吳興今湖州府丹陽今江寧府據兩書所言三吳則吳興爲南吳丹陽爲西吳蘇州爲東吳也此爲定論雖史傳皆渾言三吳無方向然以意揣之周時吳國之境北以長江爲限其西不過至今江寧而止自此而西則爲楚地矣南與越以浙江爲界故唐人詩亦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然吳越交兵處如檇李爲今嘉興縣地禦兒爲今石門縣地吳師未聞直臨浙江唐以前未有秀州一郡則言三吳者其南以吳興言之可矣晉書第七卷成帝紀咸和三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起義兵於三吳范氏成大吳郡志第四十八卷考證門引此而疑之云時冰爲吳郡太守舒

爲會稽太守則似吳郡吳興會稽爲三吳又八十四卷劉牢之傳孫恩攻陷會稽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吳又七十八卷陶回傳回爲吳興太守時大饑穀貴三吳尤甚回制府庫軍資以救乏絕一境獲全詔會稽吳郡依回賑恤據此似吳郡與吳興會稽三郡爲三吳甚明但第七十六卷虞潭傳潭爲吳興太守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又第九卷孝武帝紀寧康二年皇太后詔三吳奧壤水旱併臻宜時拯卹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按潭所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

凡有六郡而言五郡者蓋彼時潭已自爲吳興太守則三吳之中固居其一矣今加督五郡而言三吳則疑晉人已主吳興與丹陽吳郡爲三吳除去吳興連晉陵宣城義興數之則五郡也寧康詔文會稽與義興晉陵皆在三吳之外尤爲顯然義熙晉陵皆吳地疑晉人既以丹陽與吳郡吳興爲三吳恐漏去義興晉陵嫌不該悉故又重累及之成紀及劉牢之陶回傳隨便言之不必泥第一百卷孫恩傳叔父泰見天下兵起乃扇動百姓三吳士庶多從之隋書煬帝紀伐陳爲行軍元帥陳平執陳施文慶等以其邪佞害

民斬之闕下以謝三吳亦是據丹陽吳郡吳興數之惟舊唐哀紀天祐三年制有錢鏐制撫三吳之語則當連會稽亦不必泥

晉唐人言吳會皆謂吳與會稽非謂吳中一都會如孟浩然適越留別譙縣張主簿申屠少府詩云朝乘汴河流夕次譙縣界幸值西風吹得與故人會君學梅福隱余從伯鸞邁別後能相思浮雲在吳會上會字會晤之會下吳會謂吳與會稽故可分叶也會稽本越地非吳秦強名之後漢既分二郡自不得復以會稽爲吳

杜子美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詩云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又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詩云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又後出塞詩云雲帆轉遼海稗稻來東吳又絕句云門泊東吳萬里船又吳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詩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此似泛指江東諸郡不必專謂蘇州爲東吳然穆天子傳卷二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吳太伯于東吳唐人亂後經吳閶門至望亭詩東吳黎庶遂黃巾蘇州爲東吳明矣近日崑山顧氏精於考據每自署東吳蓋府治吳縣長洲元和爲東吳則崑山太倉

爲東吳不待言宋龔明之作中吳紀聞此特取史記項羽紀籍避仇吳中倒其文耳非別有一稱

明韓昌箕仲弓纂王謝世家自爲序韓敬求仲刻李德裕文集爲之序兩人皆湖州人而皆自署西吳吳江吳祖修愼思柳塘詩集第六卷贈韓希一趙昭野詩西吳山水巒蒼蒼二妙詞塲久掉鞅（上聲誤）讀平聲韓趙皆湖州人則吳亦以湖州爲西吳朱竹垞曝書亭集喜周篔至詩著昔舊西吳大雅材明詩綜八十二卷篔嘉興人則又以嘉興爲西吳矣皆未詳

遂寇襄陽

咸和五年秋八月石勒使其將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退歸武昌中州流人悉降於勒郭敬遂寇襄陽屯於樊城案下寇字當作毀

府吏

康帝紀咸康八年九月詔琅邪國及府吏進位各有差吏元板作史

王龕

穆帝紀永和五年二月征北大將軍褚裒使部將王龕北伐案王龕褚裒傳作徐龕

葬安皇帝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十七史商＝100巻目1巻』　請求記号 222.004-0142z(s)
ガラス使用

海西公紀興寧三年三月壬申葬安皇帝云云安當作哀元板亦誤

慕容垂距戰

太和四年夏四月庚戌大司馬桓溫帥衆伐慕容暐秋七月辛卯暐將慕容垂帥衆距溫溫擊敗之九月戊寅溫裨將鄧遐朱序遇暐將傅末波於林渚又大破之戊子溫至枋頭景申以糧運不繼焚舟而歸辛丑慕容垂擊敗溫後軍於襄邑案垂帥衆距溫垂當作厲載記無垂距戰之事厲單馬奔還傳顏又敗然後垂請出擊有枋頭之役耳

九月誤九年

孝武帝紀咸安二年九月甲寅追尊皇妣會稽王妃曰順皇后九月誤作九年元板亦誤

翟遼

太元八年十二月前句町王翟遼背苻堅舉兵於河南慕容垂自鄴與遼合遂攻堅子暉於洛陽愚考載記此翟遼當是翟斌斌爲慕容垂所殺兄子眞立眞司馬鮮于乞殺眞自立營人殺乞立眞從弟成眞子遼奔黎陽長史鮮于得斬成降垂遼乃立

謝功賞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十七史商＝100巻目1巻』　請求記号 222.004-0142z(s)
ガラス使用

太元十年十月丁亥論淮肥之功追封謝安廬陵郡公封謝石南康公謝元康樂公謝琰望蔡公愚謂大破符堅於肥水乃太元八年事更三年之久直至十年十月始加封賞何其遲也江左偏安賴此一戰功莫大焉而賞若是其遲者王氏專政息能故也

拓跋魏書法

太元十一年四月代王拓跋圭始改稱魏又安帝紀隆安二年十二月巳丑魏王圭即尊位年號天興此其書法與各國之書僭即皇帝位或書嗣僞位或書僭稱皇帝或書僭即天王位或書自立爲王或書僭

帝號僭帝位者大有不同竝臣之詞決不如此此唐人所追改也竊謂魏與各國固不可以並論此書書法亦自穩妥至於李延壽則且以北爲正矣蓋唐人承隋故其詞如此

姚萇書法

大元十四年八月姚萇襲破苻登獲其僞后毛氏愚謂姚萇曾北面於苻氏而毛氏又死節書法不應如此

脫廟號

太元二十一年秋九月庚申帝崩于清暑殿時年三十七史商榷　卷四十五

十五葬隆平陵案此下疑脫廟號烈宗四字劉知幾已言之

桓謙魏隱司馬逸

安帝紀隆安三年十一月甲寅妖賊孫恩陷會稽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義興太守魏隱並委官而遁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皆遇害案孫恩傳桓謙作桓謹魏隱作魏隗司馬逸作謝逸

段興

隆安五年秋七月段興弒慕容盛案載記弒盛者段璣奉興段泰此作段興疑誤

桓元改元大亨

安帝元興元年正月庚午朔既改隆安爲元興元年矣而通鑑第一百十二卷於是年正月既書改元元興於三月則書桓元兵至南桁元顯兵敗被執復隆安年號元入京師稱詔解嚴以元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此下又書大赦改元大亨又於一百十三卷元興二年十月書元簒位改元永始僭永始號固宜書而復隆安改大亨皆在元未簒前猶假詔行事通鑑若必紛紛用此紀元直至帝復辟後方重紀元興雖爲不沒其實而殊覺糾纏可厭故

竟一槩不用仍以元興紀年此其不得不然者胡注必謂其撥亂世反之正在通鑑似轉不必用此夸語若晉書安帝本紀亦一槩冉元興紀年是矣而元年三月絕不見復隆安號及改元大亨事二年十二月書元篡位亦不見僭改元永始事大亨號見五行志永始號見元本傳而如此大事紀中豈可不載其復隆安號并不見於晉書又不知通鑑何據

劉裕殺劉毅

義熙八年九月劉裕矯詔數劉毅之罪帥師討毅裕參軍王鎮惡陷江陵城毅自殺愚謂裕所同事者無忌與毅皆雄傑無忌敗死所憚惟毅除之則可得志于天下矣

長安得而旋失

義熙十三年秋七月劉裕克長安執姚泓歸諸京師愚謂裕不留鎮長安而歸者自顧年老急於篡位也已而諸帥相殺長安得而旋失不能一天下以此

連害二帝

義熙十四年十二月戊寅帝崩於東堂時年七十三葬休平陵初讖云昌明後有二帝劉裕將爲禪代故密使王韶之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又恭帝紀

元熙二年帝禪位劉裕以帝爲零陵王宋永初二年九月丁丑裕使兵入弒帝于內房時年三十六謚恭皇帝葬沖平陵案安帝年三十七誤作七十三句下脫謚安皇帝四字曹馬篡位山陽陳留尚得保全裕實首惡連害二帝自後踵爲故事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五

晉書四

東吳王鳴盛述

石申馬遷殷商

晉書天文志係唐李淳風筆敘首云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愚按依後漢志石申夫爲句俗讀夫下屬誤又云班固敘漢史馬遷續述天文愚按遷字乃不學者妄增元板亦衍此字下文又引馬續之說續當作續又云周髀者即

蓋天之說也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愚按周髀稱
周公受於商高此殷商當作商高

蟻行磨上

周髀家云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
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蟻行磨上
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
迴焉案此喻最爲精確說見尚書後案第一卷堯
典篇趙宋張橫渠輩忽剏新說謂天與日月皆左旋
非也說又詳見尹蛾術編

天地俱圓

成帝延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爲
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
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
愚案大戴禮天圓地亦圓說與虞氏同最精

黃赤道相距

吳中常侍盧江王蕃制渾儀論曰天地狀如鳥卵天
包地外猶殼裏黃渾渾然故曰渾天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
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
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彊赤

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彊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彊西交於奎十四少彊其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愚謂今定黃赤道相距二十三度半有奇比古減半度弱

極星運動

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按極星運動甚微故不見其移

十六年天東南鳴

安帝隆安五年閏月癸丑天東南鳴十六年九月戊子天東南又鳴是後桓元篡位案十六年元板作二年二者皆非也攷桓元篡位在元興二年元板脫元興二字

日食紀志互異

武帝泰始十年正月乙未日有食之天文志有武帝紀失載太康六年八月景戌朔日有食之武帝紀有天文志失載成帝咸和九年十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天文志有成帝紀失載咸康八年正月乙未朔日有

食之成帝紀作己未孝武帝太元元年十一月己巳朔日有食之本紀有天文志失載太元四年閏月己酉朔日有食之本紀作十二月皆紀志互異

庚申

天文志永熙元年四月庚申帝崩案惠帝所改永熙元年卽武帝太熙元年但武惠二帝紀俱作己酉帝崩與志不同

后崩不應日變

成帝咸康七年二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三月杜皇后崩愚謂后崩不應日變此紀非也

遷陵君

安帝元興二年十二月桓元簒位以永安何皇后爲遷陵君案后本傳作零陵縣君又攷武陵郡有遷陵縣未知孰是

大將軍宣帝

黃初七年吳寇襄陽大將軍宣帝救襄陽愚按司馬懿也大將軍三字宜刪

南涉海虞

成帝咸和七年石勒衆又抄略南涉海虞案此卽今常熟縣地涉帝紀作沙當從之元板亦誤

災在次相

義熙六年三月丁卯月奄房南第二星災在次相案災上脫占曰二字

新都王詠

太康四年齊王攸任城王陵琅邪王仙新都王詠薨案新都王詠帝紀及本傳皆作■此誤

晉地志與漢志異

晉書地理志敘首一段說秦三十六郡名有誤已見前漢書故郡國一條中矣其說漢郡名與漢志異者如云漢興革秦分內史爲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

其下小字歷數各郡國名中有燕國攷漢地理志無燕國然異姓諸侯王表諸侯王表高帝時固有燕國矣其下文又言文帝所增有九郡內膠西地理志亦無而諸侯王表文帝時亦有膠西國矣此二國後廢故志不載其下文又言武帝所置十七郡內珠崖儋耳沈黎汶山四郡皆不見地理志皆後來郡罷故志不載非晉志有誤也但據漢志文景所增置之郡各六而晉志則云文增厥九景加其四則比漢志多增一郡似漢志不數後來罷去之膠西故云然漢志武帝增郡二十八而晉志則云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十七史商＝100巻目1巻』　請求記号 222.004-0142z(s)
ガラス使用

七拓土分疆又增十四是比漢志多增三郡若謂漢志不數後來罷去之珠崖儋耳沈黎汶山則應少其四何以但少其三此不可解又漢志據孝平帝元始二年云凡郡國一百三晉志則云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漢志一百三據元始現有之郡國數之晉志一百十一合已罷之郡國并數之也已罷者自不宜并數此事晉志謬至於晉志謂高帝分一內史以爲三更置新郡國二十三是有二十六又文增九景增四武增十七又增十四昭帝增一合之共增七十一故與秦四十爲一百十一似合但漢志比晉志少郡國八漢志若除去燕國膠西珠崖儋耳沈黎汶山又內史名雖增三實只增一則又除其一又於秦郡中除去鄣郡黔中閩中又漢之三十六除內史晉之四十連內史則應少九不知何以少八此其牴牾不合姑未暇細論俟考

章帝置吳郡

晉書第十四卷地理志敘首云後漢章帝置吳郡案後漢書分會稽爲吳郡在順帝永建四年此言章帝非也乃其下文第十五卷敘述揚州沿革則又云後

漢順帝分會稽立吳郡一篇之中自相矛盾

晉地理辨證

司州滎陽郡屬縣封上脫開字注云宋蓬池或曰蓬

洚洚當作澤

河東郡屬縣汾陽注公相國元板作公國相

廣平郡屬縣涉案後漢書魏郡無涉

兗州濟陽郡屬縣宛句元板作宛句

高平國屬縣陸湖據後漢書當作湖陸

泰山郡屬縣奉高注西南有明臺案臺當作堂

豫州汝南郡屬縣西平注龍泉水有用淬可刀劒案當作有龍泉水可用淬刀劒

沛國屬縣汶案後漢書沛國有汶縣無汶汶字當作汶

魯郡屬縣眚注故小邾之國邾字闕

冀州縣八千二千當作十

中山國屬縣魏昌案即漢昌魏改名

幽州燕國屬縣安國注國相蜀主劉禪封此縣公案後主封安樂公後書亦作安樂此作國誤

廣甯郡注故屬上谷屬字闕

代郡屬縣富城案疑即當城

平州咸寧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元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案武帝本紀泰始十年二月分幽州五郡置平州與此年月互異

遼東國屬縣汶當作文

樂浪郡屬縣遂城當作遂成

雍州安定郡屬縣烏氏案後漢書作烏枝

涼州武威郡屬縣揖次案兩漢書皆作揖次胥古文皆故訛爲揖又倉松當作蒼松

敦煌郡屬縣宜安疑卽冥安冥水所出

梁州巴東郡屬縣魚腹後漢書作魚復

益州江陽郡屬縣有符前漢犍爲郡之符縣也後漢書則作荷節未詳

牂牁郡屬縣有指談有母劒按兩漢書皆作談指毋斂

寧州誤不提行

雲南郡屬縣弄棟弄誤作梬

興古郡屬縣有滕休兩漢書作勝休又鐸封後漢書作鐸封

咸康四年分牂牁夜郎朱提越巂四郡置安州八年又罷并寧州案成帝紀罷安州在咸康七年與志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十七史商＝100巻目1巻』　請求記号 222.004-0142z(s)
ガラス使用

同

青州濟南郡屬縣即墨注有天山祠案天山即天寶山

萬當作葛百當作古首字衍

東海郡屬縣有況其案況當作祝見左傳又有原丘

案兩漢書俱作厚丘

荆州襄陽郡屬縣中廬案後漢書作中盧

義陽郡屬縣有厥下誤空一格乃云西平氏當厥西

連文西下空一格

天門郡屬縣有兖案後漢武陵郡有充無兖兖當作充

陵帝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及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穆帝時又分零陵立營陽郡以義陽流人在南郡者立爲義陽郡又以廣州之臨賀始興始安三郡及江州之桂陽益州之巴東合五郡來屬以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六郡屬湘州安帝義熙十三年省湘州置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還入荆州案省湘州之下置字衍據志此段湘州建置并省本末似備矣但本紀穆帝之前

則有成帝咸和四年以湘州并荊州一節既已并省何得穆帝時又以長沙等郡屬湘州又安帝本紀義熙八年分荊州十郡置湘州此志不載亦互異

揚州會稽郡屬縣鄮案後漢書作剡此誤

交州漢昭帝元始五年罷儋耳并珠崖元帝元初三年又罷珠崖郡後漢順帝永和九年交阯太守周敞求立爲州云案元始當作始元初當作初元順帝永和終於六年無九年此亦有誤

交阯郡贏陵案贏漢書作贏音連乃妄造贏字謬甚又曲易後漢書作曲易

九眞郡屬縣移風案兩漢九眞有居風無移風此誤作移

廣州吳黃武五年分交州立俄復舊永安六年復分交州置廣州案上文甫言永安七年復立廣州此又言六年自相違

臂林郡注秦置桂郡桂下脫林字屬縣柯林兩漢俱作阿林

律歷

黃鍾爲萬事根本蓋筭數之所從出故班書作律歷志至後漢書晉書北魏書隋書皆沿襲不改則迂拘

甚矣史記自有律書歷書何嘗合而爲一乎自新舊唐以來律呂自歸樂志歷自爲志是也

嚴嵩

漢章帝元和元年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予男宣續漢志作嚴崇古嵩只作崇

交食可驗疎密

後秦姚興時當考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申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略曰治歷之道必審日月之行然後可以上考天時下察地化一失其本則四時變移故仲尼作春秋日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年以首事明天時者人事之本是以王者重之皇羲以降暨于漢魏各自制歷以求厥中考其疎密惟交會薄蝕可以驗之案歷法疎密以交食爲驗自漢至宋皆不能定交食之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及時刻早晚食分多寡則其歷之疎濶可知

以難推易

姜岌以月蝕撿日宿度所在爲歷術者宗案近代西人譏岌以爲日度易求月行難測以難推易倒而用之爲兩失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六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七

晉書五

東吳王鳴盛述

魏祖虞舜

禮志魏景初元年十月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案魏人用鄭氏康成說以周家分圜丘南郊而爲二帝譽配圜丘后稷配南郊故倣而行之但

漢雖祖堯而郊祀未嘗及魏乃以舜爲始祖王肅高堂隆輩附會如此豈不貽千古笑端乎晉人并郊北爲一

救曰

禮志於救日一節載摯虞決疑云云案古歷甚踈不能定日食故救日之禮甚重後世推筭漸密尅定時刻不爽而救日之儀殺矣

司馬昭薨年

魏元帝咸熙元年進文帝爵爲王追命舞陽宣文侯爲宣王忠武侯爲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謚曰文王案據帝紀司馬昭以咸熙二年八月崩然則此志是年當作明年

追尊景皇后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帝伯考景王爲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爲景皇后案據帝紀司馬師之妻景皇后以泰始二年尊爲宏訓太后至咸寧四年始崩不當在泰始元年追尊之列

武悼后配饗

成帝咸康五年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於廟配饗世祖愚攷武悼楊皇后配饗武帝廟據帝紀在咸康八

年后妃本傳則云七年蓋定議於七年迨八年三月始配饗耳此志云咸康五年誤也

孝武帝后崩年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案帝紀及后妃傳並作太元五年與此志不同

大閱

[illegible]泰始四年九月[illegible]宣武親[illegible]帝紀泰始[illegible]十一月[illegible]

晉書樂志所載郊廟樂章亦見宋書以相參校小小互異處姑不論其宗廟所用於康帝之下宋書有歌孝宗穆帝一篇亦曹毗造其詞云孝宗夙哲休音允臧如彼晨離燿景扶桑垂訓華幄流潤八荒幽贊元妙爰詒典章西平僭蜀北靜舊疆高猷遠暢朝有遺芳而晉書脫去又傳元所製改漢鼓吹曲爲二十二篇內景龍飛一篇武功巍之下宋書有普被四海萬邦望風莫不來綏聖德潛斷先天弗違二十字晉書脫去今補入而其下文云祥享世永長尚不成文理祥字上應尚有闕文又元雲篇成湯隆顯命伊摯來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十七史商＝100巻目1巻』　請求記号 222.004-0142z(s)　ガラス使用

如飛之下脫周文獵渭濱遂載呂望歸符合如影響三句然後下接先天天不違云云

三師三公

晉人以避景帝諱改太師爲太宰與太傅太保爲三公但古以三師兼太尉司徒司空漢晉則三師之外別有三司固與古異矣而漢以大司馬卽太尉晉則太尉之外別自有大司馬漢以大司馬大將軍爲一晉則大司馬之外別自有大將軍名號益亂枝分錯出世愈降而愈多制觀晉書職官志可見（三代以上將軍卽卿也漢魏以下別有大將軍又增雜號將軍）

司馬遷非宦者

晉職官志云尚書本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爲之中間遂罷其官以爲中書之職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而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愚案晉志此條非也司馬遷非宦者漢書但言其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豈得以用遷爲宦者主中書之所由始至宣元時宏恭石顯用事然後權歸宦者耳

九品中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十七史商＝100巻目1巻』　請求記号 222.004-0142z(s)　ガラス使用

魏陳羣始立九品官人之法晉武帝紀則云咸熙二年十一月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勤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爲已故三國志晉書及南史諸列傳中多有爲州郡大中正者蓋以他官或老于鄉者充之掌鄉黨評論人才臧否清議係焉說見前魏夏侯元傳中乃晉職官志中絶不一見何也

晉輿服辨證

玉金象革木等路章金華施橑朱橑二十八云云施橑之下脫末字又槩戟韜以黼繡上爲弛字弛當作

弛

玉金象三路章象鹿而鏤錫金翬而方鉉注旄以鐵爲之鹿後漢書作鏕旄當作鉞

記里鼓車章羊車一名輦車云云案羊車以下應提行

中朝大駕鹵簿先象車鼓吹一部云云案中朝大駕鹵簿六字元板自爲一行不連下當從之

皇太子安車駕三章黃金塗五綵又重句綵並當作末

中二千石二千石章銅五采駕二采當作末又九丈

十二丈從後漢書當作文

皇太后皇后法駕章黃金塗五采又重句采並當作

末後漢書徐廣注曰五末疑謂前一轅及衡端轂頭也

自過江之後章黃金塗五采采當作末

衛氏冠章衛元板作術後漢書同是

爵弁章長二寸長下脫尺字

漢儀章俗說幘本未有岐宋書未作末是

皇太子金璽章其由衣白由當作中

諸王金璽章自皇后謁廟以下當提行不連下

皇后謁廟其服皁上皁下後漢書作紺上皁下是

淑妃淑媛淑儀章純縹爲上輿下輿當作與

牛一頭得二十斛

食貨志杜預上疏曰臣前啓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穀草之費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爲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爲無益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爲業人無牛犢今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十七史商＝100巻目1巻』　請求記号 222.004-0142z(s)
ガラス使用

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爲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案三百斛當作二十斛牛一頭得穀二十斛三萬五千頭得穀七百萬斛

劉陶議大錢

漢和帝時有上書言貨輕錢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事孝廉劉陶上議云云此等已見後漢書似不必載因後書無食貨志故此又并及之

閏月

五行志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是後愍懷

兒殺太子之應也閏月帝紀作十月殺下宋書重殺字此脫

元興三年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元簒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云云其下文又云三年二月巳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敗案元興二年之明年卽是三年也巳丑先庚寅一日耳當是一事而重出

庶用五事

經曰庶用五事云云案本是敬用五事篆敬字似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十七史商＝100巻目1巻』　請求記号 222.004-0142z(s)
ガラス使用

漢書誤爲羞顏師古因妄爲之說曰羞進也此又因羞而誤爲庶

諸葛患之

吳之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諸葛患之著正交論愚謂諸葛不知何人其下必脫一字當是恪字觀吳志恪本傳與陸遜書其意正是如此

高年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年閻嵩家雌雞生無右翅高年元板作高平宋書同

五間六梁

晉帝太寧元年周筵立宅宇五間六梁一時躍出墜地六梁宋書作六架

義熙小兒語

義熙二年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健健次曰關嘆關嘆末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盧龍內逼葭川健健之謂也既至查浦屢尅期欲與官鬬鬬嘆之應也翁年老羣公有期願之慶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也此晉五行志文其下提行另起云昔溫嶠令郭景

純卜已與庚亮吉凶景純云元古嶠語亮曰吾等與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王敦宋書五行志則以昔温嶠至討滅王敦一段在翁年老之上晉書葢因討滅王敦在明帝時不當應義熙之謠故於上段中刪去移下別爲一條然如此分爲二條則後一條竟無所附麗矣當以宋書爲是宋書舉前筮以證後謠也川健健川當作盧

謝安薨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月餘以疾還而薨案

安卒於八月不當云月餘

永昌二年

永昌二年七月庚子朔雷震太極殿柱愚攷本紀元帝永昌元年先書十一月以司徒荀組爲太尉云云其下書閏月已丑帝崩則是崩於閏十一月明帝以明年三月改元則自閏月至明年二月當仍稱永昌但無七月耳雷震太極殿柱乃明帝太寧元年七月景子事也不知何以書永昌二年景子書庚子亦與

紀異

王師南討

義熙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是日盧循大艦漂沒甲戌又風發屋折木是冬王師南討王師宋書作三帥帝紀秋七月輔國將軍王仲德鹿川太守劉鍾河間內史崩恩追盧循卽三帥也

正月地震

太康五年正月朔壬辰京師地震帝紀作二月壬辰荆襄地震

懷帝永嘉三年十月荆襄二州地震宋書帝紀襄俱作湘

桓温專政

哀帝興寧二年三月江陵地震是時桓温專政宋書作專征

大石山崩

武帝泰始三年三月戊午大石山崩帝紀作太山石宋書作太行山

鮑氏都目鄭氏章句

刑法志漢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刪定律令奏之曰臣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其下文敘至魏文帝受禪承用秦漢舊律因歷

敘魏文侯師李悝撰法經以下數家凡九百六卷云
云內有漢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案
決事都目八卷司徒鮑昱撰見東觀漢紀其下文又
言律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爲篇結事爲章
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
連句上下相蒙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
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
言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
用餘家案後書鄭本傳不言其注律而前書諸侯王
表張晏注引律鄭氏說卽康成章句也當魏受禪初
律獨主鄭乃其下文又言司馬昭爲晉王以律有叔
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則爲偏黨未可承用
於是又令賈充等增改大約鄭學至晉而違之者多
南渡後則衰於南盛於北
此志又云漢獻帝時天下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
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司農鄭元之徒以爲宜復
行肉刑案尚書象以典刑據周禮秋官司刑疏引鄭
注以爲卽正刑五謂墨劓等史記五帝本紀注引馬
融注則以象刑爲畫象卽漢文帝詔云有虞氏畫衣
冠異章服以爲戮者觀晉刑法志鄭欲用肉刑則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十七史商＝100巻目1巻』　請求記号 222.004-0142z(s)
ガラス使用

鄭注經必與馬融異不用畫象之說

令景

令景即令丙避諱

傳覆逮受登聞道辭

囚律有告劾傳覆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案傳考也覆案也逮受攷下文當作逮驗登聞道辭即下文所謂上言變事也

呵人受錢

令乙有呵人受錢案說文自序言俗書之謬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此言苛字誤作从止从句

然則晉書呵人亦當作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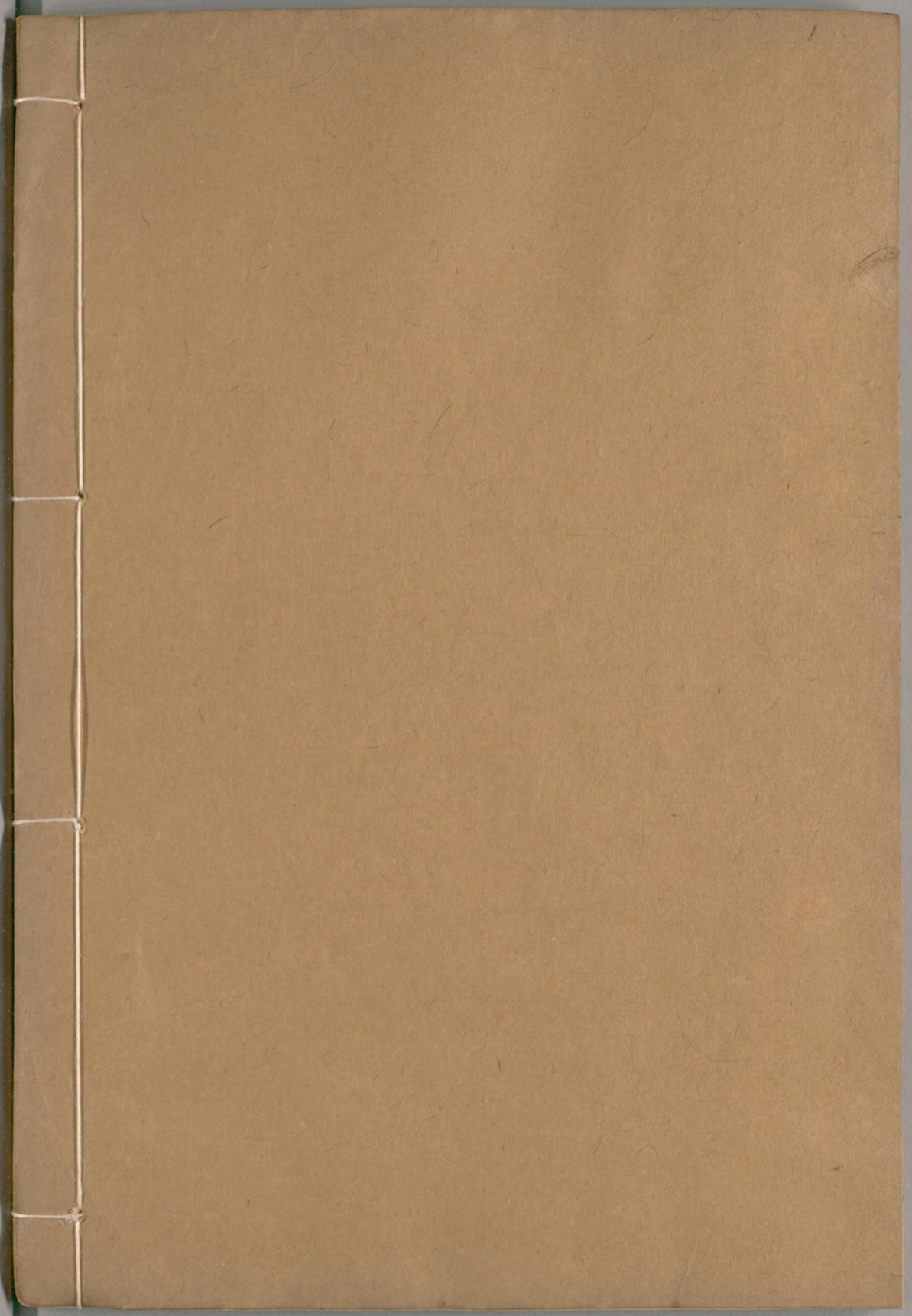
自擇伏日

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案戶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見風俗通

衛宮

賈充等增改舊律因事類爲衛宮違制案事類即蕭何所益事律後漢胡廣傳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演等坐不衛宮減死一等奪爵士爲庶人東晉王導亦曾坐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十七史商＝100巻目1巻』　請求記号 222.004-0142z(s)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十七史商＝100巻目1巻』　請求記号 222.004-0142z(s)

ガラス使用